

阿布扎比、迪拜、北京、上海,“一路严防”走完万里归家路

“出了机场,心才放了下来”

本报记者 李冰

“以前坐飞机不是没有延误过,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从长春回上海,中间在大连经停,一呆就是几个小时,也没觉得有什么,习惯了。但这次不一样,虽然只有半个小时,但确实感受到了什么叫‘度日如年’,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想着千万别出什么意外,还好最后还算顺利,正常起飞了。”从阿布扎比到迪拜,再从迪拜到北京,最后转机回上海,回想起一路上将近二十个小时的奔波,一名申花队员用“提心吊胆”做了总结:“不担心是不可能的,毕竟现在疫情还没结束,一直到落地上海,出了机场,心才算放了下来,告诉自己,嗯,我到家了……”

一改再改的归程

2月底的训练,申花将集训地点放在了阿布扎比,此前的一段时间里,他们一直驻扎在迪拜。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,一方面,跟申花约好了要踢一场热身赛的石家庄永昌队也住在阿布扎比;另一方面,教练组也希望能给队员换一个训练环境,调剂一下长期集训带来的从身体到心理上的疲惫感。

“当时我们计划在阿布扎比训练到3月下旬或者是3月底,然后从那里回到上海,为亚冠联赛做最后的准备。”申花队在阿布扎比开始训练的时候,亚足联还没有就亚冠小组赛第三轮之后的比赛时间进行过商讨,崔康熙的球队是以4月份踢亚冠为目标进行备战的,这一点也得到了俱乐部管理层的证实:“另外阿布扎比有直飞上海的航班,还是非常方便的。”

尽管从到达阿联酋开始,针对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,球队就已经做了多套预案,但很快他们便发现,形势的变化远比他们预期的要快,而申花队员最直接的感受,就是酒店里的人少了,戴口罩的人多了。“因为那边(阿布扎比)跟国内有几个小时的时差,所以在那边每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情,就是先看一下国内疫情的通报情况,然后就感觉国内的疫情形势越来越稳定,国外很多地方却开始蔓延,阿联酋这个地方刚好又是一个很大的中转站,所以队里要求得非常严格,尽可能地避免跟外界多接触。”

因此,原定在3月底的行程计划也一再提前,毕竟对一度“扎堆”在阿联酋进行冬训的中超球队来讲,能买到机票才是头等大事。由于阿联酋直飞



本版摄影 本报记者 陈嘉明

上海的航班都已暂时停飞,最终,申花选择了从迪拜直飞北京,然后再转机到上海的航路,虽然折腾了一点,但是对归心似箭的申花上下来讲,能够踏上回家的归程,显然比什么都重要。

没人去逛机场免税店

对作为中东地区最大航空枢纽、平均每分钟起降四架飞机的迪拜机场而言,半个小时的延误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了,但是对等待起飞的申花队员而言,迪拜当地时间15日凌晨延后起飞的那三十几分钟,却成了足以让他们刻骨铭心的煎熬。

出发之前,队医给每个人发了三个口罩、三副一次性手套,还有一包酒精消毒棉片,并且再三告诫队员,除非是过安检这样的必要,任何时候都不要把口罩摘下来,而且尽可能地不要跟球队以外的人接触。以往到了迪拜机场,球员大多都会分散到占地5400多平方米的免税店,为自己和家人朋友选购各种商品,但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,申花队员这次“乖”了很多,基本上没有人去逛。

睁着眼睛熬到北京

“其实在国内飞的时候,晚点半个

小时都不算什么,坐在那儿聊聊天或者看看手机就过去了,但这次不一样,因为太想早点起飞早点到家了,所以就觉得时间过得特别慢,然后心里也会担心,为什么还不起飞?是不是有人被查出来有问题啊?是不是不能飞了啊?反正就是瞎想八想。”对于前两天的经历,一名队员在跟记者聊天时直言,真的算是填补了自己人生的一项空白:“上了飞机,基本已经满员了,虽然我们队里的人都集中在一个区域,但是我坐的是靠走道的座位,也不太敢睡,想着万一有人从走道过去蹭到你怎么办。说实话,原本我在飞机上是一路飞一路睡的,但是这次在天上飞了七个多小时,我可能真正睡着也就一次,大概十几分钟就醒了,然后再也不想睡了,然后睁着眼睛熬到了北京。”

对于国内的防疫情况,申花方面也提前做好功课,所以在上飞机之前,所有人员都通过手机填写了健康申报表。下飞机后,在严格按照疫情防控要求完成相关的检验检疫以及入境手续之后,全队集中到了D岛隔离区,准备乘坐国内航班返回上海。

延误、再改签,终于回到上海

虽然已经尽可能地留足了从北京转机的时间,但是当申花一行人完

成各种手续出关之后,还是没能赶上原定的下午飞上海的航班。好在经过协调之后,全队改签到了当天20点20分的航班,而当申花队员乘坐的这个航班起飞的时候,已经到了22点31分。

同样是延误,而且这次延误的时间更长,但是对申花球员来讲,感受却跟在迪拜时不太一样。“虽然在机场不断地被查被检测,但是换一个角度想,说明国内的防控工作做得更加细致也更加到位,作为乘客虽然麻烦了一点,但是从安全角度来讲,肯定更安全了。”虽然队里很多人都是直到在回上海的飞机上发了一个汉堡之后,才吃了自己从迪拜出发的第一顿饭,但是对归心似箭的他们来讲,这些都可以忽略不计了:“尤其是乘务员广播说还有多少时间就要在上海降落了的时候,心情真的是有点激动啊,毕竟从1月份我们去海南开始,到现在已经两个多月了,这次又是这么千辛万苦回来的,能不激动吗?”

16日凌晨,飞机降落在浦东机场,一直到推着行李车走出到达大厅,坐上大巴,很多人悬了一路的心,才终于放回到了肚子里。“就是那种真正的放松,坐到车上不到两分钟,我就闭上眼睛睡着了,因为真的没什么好担心的了……”

上海发布—— 16个国家入沪 一律隔离14天

昨天的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新闻发布会透露,为进一步防控境外输入疫情风险,从即日起,所有中外人员,凡在进入上海之日前14天内,有过韩国、意大利、伊朗、日本、法国、西班牙、德国、美国、英国、瑞士、瑞典、比利时、挪威、荷兰、丹麦、奥地利等16个国家旅行或居住史的,一律实施居家或集中隔离健康观察,也就是一律隔离14天。同时,上海将根据全球疫情发展趋势,及时动态调整重点国家和地区名录。



本报记者 龚哲汇

本报独家消息,近日,足协内部再次召开会议,重点主要围绕取消中超、中甲预备队联赛,再次讨论预备队去参加中乙联赛的议题。这个议题从去年11月就有人提起,但因细节问题,足协尚未通过。由于此前中乙多队退出和疫情原因,足协于近期又对该方法的实施可能性进行了讨论。

上赛季结束后,足协加强了对职业足球俱乐部的欠薪问题的打击力度。《2019年俱乐部全额支付教练员、运动员、工作人员工资奖金确认表》,中甲三家、中乙六家俱乐部未按时提交,这意味着他们无法获得新赛季联赛参赛资格。加上2017年足协颁布了取消球队企业冠名权的政策,一定程

足协计划预备队直接踢中乙

度上减小了小俱乐部投资人的积极性;2019年,足协又将中乙的保证金从100万元提高至150万元,间接又“逼死”了不少球队。

目前受到疫情影响,中国各级足球联赛何时重启尚未得知。即便重启联赛,足协还将面临诸多难题。尤其是中乙联赛,此前有六支中乙球队收到通知,随时准备递补中甲;中乙联赛本身又有七支球队已经确定退出,急需大量球队填补缺口。

足协曾讨论过让中冠球队递补的可能,但中冠和中乙完全是业余和职业两种不同的联赛,两者之间

的成本不可同日而语。因此,足协将目光放到了中超预备队身上,考虑取消预备队联赛,球队全部参加中乙赛事。

放眼国外,让预备队或B队参加联赛赛事在欧洲并不稀奇,诸如西乙联赛的巴萨B队、西乙B联赛的皇马B队。而在日本,东京FC、大阪樱花等俱乐部的U23梯队也在征战J3联赛。有外界声音称,中超的预备队与中乙比赛,未免有以大欺小之嫌。先后在申花队和中乙苏州东吴效力过的吕品表示,中乙的强度完全不低于预备队。姚均晟也曾提到:“预备队联赛虽

然球员也不错,但比赛的质量和中甲完全没法比,甚至和中乙相比都不行。”如今,一些曾在中超中甲征战过的老将在中乙发挥余热,间接也提高了联赛水平。

但需要注意的是,目前中超和中甲的34支预备队若同时涌入中乙,大量消耗底层资源,对原本的联赛生态造成难以预计的冲击,这是很不明智的做法。且被选中的中超、中甲预备队征战中乙联赛,对于俱乐部而言又将增加一笔不小的开销。

上赛季预备队联赛,山东鲁能、上海申花、上海上港和河北华夏名列前

茅,同时也展现了俱乐部出色的造血能力,足协也不排除将优先考虑青训较好的俱乐部预备队加入中乙联赛。

而从过往的转会窗看,鲁能曾将季胜攀、刘倚辰、成源三人租借到同省的中乙球队淄博蹴鞠,申花则将彭鹏租借至上海附近的昆山FC。一来也是考虑到球员的生活,二来球队之间也方便相互照应,以此鼓励更多年轻人去低级别球队锻炼。

在中乙联赛效力并不意味着足球生涯就此中断,以刚刚转会北京国安的年轻中卫杨帆为例。这名现年24岁的中卫,在2018年初他还效力于中乙球队盐城大丰,此后转会至天津泰达。今年的冬季转会窗口,杨帆更是加盟豪门球队北京国安,完成了从中乙到亚冠的跨越。